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Guizhou Ethnic Literature*

贵州民族文学 生态论

李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Guizhou Ethnic Literature*

贵州民族文学 生态论

李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 / 李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 - 7 - 5203 - 5318 - 2

I. ①贵… II. ①李…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贵州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180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陈晨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83 千字
定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研究》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C751038

· 遵义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出版基金资助

序 一

李建中

李猛教授的书稿《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早就发到我的邮箱，躺在电脑的文件夹中静默而又执着地催促：“写序！写序！”终于盼来了寒假，终于有了偿还“文债”的时间：先是在从雅典到圣托里尼岛的蓝星号邮轮（Blue Star Ferries）上阅读书稿，然后回到雅典的色诺芬饭店（Hotel Xenophon）写下这篇文章。

色诺芬饭店据说是当年色诺芬写《回忆苏格拉底》（*The Memorabilia or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的地方。我下榻的房间不大，阳台却非常宽敞。站在色诺芬饭店宽敞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帕特农神庙是古代希腊人为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修建的，当年，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东为争夺雅典的守护权，真正是“各显神通”：波塞东用他的三叉戟猛敲岩石，一匹战马奔腾而出；雅典娜用她的长矛轻叩石板，石缝间长出一棵橄榄树。战争或者和平，这是一个问题。雅典人选择了橄榄树，选择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学（Ecology）一语，其词根“oikos”和后缀“logos”均源于希腊文：前者义谓“家庭”或“住所”，后者则义谓“言说”或“道”，合起来或可直译为“栖居之道”或者“（关于）故乡的言说”。客居色诺芬的故乡，想起我自己的故乡，想起同为楚人的庄周如何谢绝楚威王的厚币与相位，如何将他的大樗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与当年的雅典人一样，我的同郡庄周也选择了 ecological civilization。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华夏，均为人类轴心期文明的发源

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态文明的发源地。由此说来，在一个以古希腊作家命名的饭店为一部讨论“生态文明”的著作写序，是“选”对了地方。

李猛是贵州人，从生态学的层面论，贵州在中国是一个较为“生态”的区域。借用 Ecology 之希腊语词根 oikos 的本义来描述贵州：“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在一定区域内利用自然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共同繁衍，共同生存。”生于斯长于斯，太多的童年记忆，太多的风俗习染，使得本书作者对身边的乃至遥远的任何破坏“生态”或者说不“生态”的事件特别敏感，特别忧患。全书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不仅仅是贵州而且是全球的“生态危机图”。从 20 世纪初“一战”西线战场导致几千万人丧生的大流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夺走几百万条生命的黄河大决堤；从“二战”的奥斯维辛和 731 部队，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从 21 世纪初全球性的 sars 危机，到近几年作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所亲历亲闻的大大小的生态灾难……本书作者以贵州人对家乡的眷恋与挚爱，以人文学者所禀有的忧患与仁心，在全景式的百年生态危机图的语境下，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悯情怀，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中寻找普适性的生态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和生态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1962 年，被称为“环保运动之母”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一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为这个深陷生态危机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子，促使世人们开始质疑人类工业技术对自然的破坏，质疑人类对自然的“祛魅”心态并重新思考对自然的“复魅”。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东方哲人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面对这个地球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地球上的人类除了“道法自然”还有别的选择吗？李猛也是作家，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看见青春散场》。作为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李猛以作家的睿智和青年人的热情，敏锐地感觉到并深度地挖掘出贵州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精神（ecological spirit）和生态智慧（ecological wisdom）。

本书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之生态智慧和生态精神的分析，既遍及各种文体或文类，又切入问题的各个面向或层面。就前者而言，全书涉及贵州的民族神话、民间传说、民族诗歌、民族舞蹈、地方戏曲、民俗文化等；就后者而论，全书的论述大体有三个层次的掘进：其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生态的最大特征是“诸神与人类同源共生”。贵州各民族先民，将所有的生命及其生活来源都视为自然的恩赐，并认为人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其二，诸神与人类不仅是“同源共生”，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之间的“整体共存”。对天地、图腾和祖先的崇拜，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保留、传承下来，不仅再现了贵州各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而且通过各种禁忌来约束和限制人们对自然的肆意妄为。其三，贵州民族文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同源共生”和“整体共存”，孕育、催生和维系了贵州少数民族精神生态群落。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的神性之维，是“自然之复魅”的后现代范式，这些原本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载体让深陷现代性漩涡的人们重新认识和学习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因而，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更是后现代生态精神建构的参与者与催化剂。对于李猛的研究而言，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学生态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思维方式。从生态的层面切入问题，在对问题的探讨之中解析出生态根源，这是李猛的入思方式，也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趋势。

和李猛相识已经十多年了。2006年，那是一个夏天，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开始定向招收贵州学员，称之为“贵州班”。首届贵州班研究生有四位同学分到我的门下，他们四位不仅全是男生，而且各自的姓名之中都含有一个非常阳刚、非常壮美的汉字：邓国超、哈思挺、戴建伟和李猛，合起来就是“超、挺、伟、猛”。四位同学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都回到贵州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创佳绩，各有建树。曾求学珞珈的四位贵州青年，虽然职业有别、才性异区，但他们对贵州这片神奇土地的热爱并“超、挺、伟、猛”般建设贵州生态文明的热情却是别无二致的。

序 二

龙 潜

在人类文明的开端，民族、文学和生态就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有了伦理的意味。长久以来，它一直是人们肯定、否定、反对和对抗某些精神内容的工具。文学是灵魂，生态是世界。奥古斯丁，这位中世纪大哲学家，读他《忏悔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中的困扰。我们每一个灵魂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世界所构成的种种关系却在我们的意识中仍然像一个难解的谜。

文学和生态究竟是什么？如果把它们当作一个“什么”来确认，就要将它“对象”化。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这样展开。认识活动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认识的主动体和被认识的受体，前者习惯上被我们称为主体，后者则被称为对象。认识，就是主体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主体把客观世界的物象放在自己面前，使它成为与主体相向而立之物象，成为主体可以直观的具体。我们能够看到与我们相遇的每一张面孔，却恰恰看不到我们自己真切的模样。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要感知、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那些梦想、快乐、恐惧、悲伤等这些脑垂体作用于肾上腺的文学结果，我们不妨看看这个世界。文学和生态被上述方式确认之后，它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异在于我们自身的物质状态，我们也因此成为异在于自身的对象。在碎沫式的零散化后，它裂变成了许许多多的他者，它的每一星碎沫都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成为独立的王国。你越是对它加以深思，就越加对它感到困惑；你越是与它熟悉，就越加会感到它的陌生。

和神秘。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提出了大宇宙和小宇宙、大世界和小世界之说。此说认为，人体就像天体。这是最早将人与宇宙进行对应理解的哲理之一，它与中国稍后的阴阳五行说将身体的脏腑与金木水火土所作的一一对应，并在哲学层面上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两者在逻辑运思和求证方式上虽是甚为不同，但仅从个体生命属于、寓于、类同于宇宙自然，不能否认它们有相似之处。17世纪，星象学家兼内科医生约翰·坦纳还说过这样的话：“在人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大地母亲以及她的众多的子孙；在人中，可以勾画出大海难以驾驭、咆哮不息的波浪。人不仅是世界基本要素的缩影，还是天国的化身。”

当然，由人对世界的感知，以及人对这一感知的重视，文学当然可以成为人们认识和表达世界的工具。维柯在《新科学》中，呈现过一幅“语言”如何运用身体来展开的修辞图谱——这是出现在人类一切语种中的修辞现象。在维柯的图谱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在进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达时，都会娴熟地借用人体以及关乎人的感觉的大量词汇来进行譬喻性表达。维柯说，“人在无知中”把自己当成了“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人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维柯常说的“神学诗人”是指先知祭师，以及像创造神话的荷马、赫西奥德似的行吟诗人们。维柯发现，他们，这些“神学诗人”，在其感知事物的语言表达中仰借了人对自然、生态和这个世界多方面的认知。由此，我们想到了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被神鹰啄食的脏腑。既然神话已让普罗米修斯说过脏腑是情欲的土壤之类的话，那么，他不向宙斯妥协类似于自我牺牲的行为选择，也有了弃绝情欲的意味。肉体中的脏腑处在极刑的侵害下，所受的酷刑砥砺着情欲，它与禁欲的隐喻实际上是相通的。起码这与柏拉图的禁欲有一层虽然不够明了却又像是必然相关的联系。

这个在灵魂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这个文学所依附的世界。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身体里隐藏的里比多，它欲望着，它饥渴着，它企盼着，它由一股力量带动着反对你，撕裂你，毁灭你。柏拉图那个著名的寓言就像对这个观点的注释。柏拉图说，早先的时候，人高傲到居

然与神比高低，愤怒的宙斯把人通通裁截为两半，使他们丧失以往的力量。被一分为二的人从此在渺茫的世界上痛苦地寻觅，期待找回自己。在柏拉图的寓言里，文学和这个世界被拆解分开是一份伤痛，文学要找回这个世界是永远的期冀。毫无疑问，对文学和生态的认识，是文学回到这个世界本身。人类文化中有那么多关于文学和生态的话语、寓言、神话、叙事，在种种表述的过程中留下了人类寻思的痕迹。

李猛教授的《贵州民族文学生态论》布满了梦想和伤痛，是一次思想智慧与文学情怀合并而成的盛宴。这是一部关于祷告与救赎的著作，流淌着悲悯与温情，蕴含着诉不尽的关爱。著作呼应和表达了文学、民族、历史、世界、现实社会的矛盾焦虑。著作在一种沉稳的书写里，暗藏着一种通透的生命哲学，也渗透着一种内在的知性感情和洞察世界的温润力量。著作摒弃了乌托邦，这其实包含了作者学术理想的复杂内容。著作缓和叙述中烛照人心，求证生命个体的幻想，以精微的解读和绵密的分析对民族文学和生态的历史、矛盾、迷茫和发展路径作了充满情怀的记述和解读，喧嚣中藏着哀伤，热烈中藏着寂寥。这是一部对人类生活境况和精神境况予以历史眼光理论透析的著作。不避尘埃，经受迷惑和考验，或许我们的文学和学术才能在这个世界开拓出丰富深长的空间。

2018年9月28日

贵阳 花溪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上 编

贵州民族文学的精神生态系统

第一章 贵州民族文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论	(3)
第一节 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	(3)
第二节 一切始于“祛魅”	(12)
第三节 寻找回归之路	(19)
第四节 诸神遗落的脚印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解读 ...	(26)
第二章 神话 ——生命象征与地域生态	(44)
第一节 混沌创世神话的有机论世界观	(49)
第二节 生态整体主义视域下的人类起源神话	(62)
第三节 洪水神话的审判视角与欲望批判	(75)
第四节 贵州少数民族神话的生态审美价值	(86)
第三章 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诗歌的生态智慧	(96)
第一节 苗族古歌与民间长诗的生态之维	(105)

第二节	彝族史诗叙事诗的生态空间	(116)
第三节	布依族摩经文学的生态解读	(124)
第四节	深层生态学视野下的水族侗族等民族民间 诗歌	(137)

下 编

贵州民族文学的生态精神体系

第四章 “竹王”传说

——竹文化的生态基因链	(153)
-------------------	-------

第一节	竹崇拜与“竹王”传说	(153)
第二节	从“自然的复魅”看“竹王”传说的家园信仰 ..	(165)
第三节	贵州少数民族竹文化的后现代启示录	(174)

第五章 民间信仰的生态遗传学

(194)

第一节 铜鼓

——刻进贵州民族文化里的生态基因	(198)
------------------------	-------

第二节	民间信仰与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自觉	(213)
第三节	巫傩、禁忌文化与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观	(225)

第六章 民间娱乐中的生态驱动力

(233)

第一节	芦笙歌舞文化的生态意象	(242)
第二节	婚恋文化的生命哲学	(256)
第三节	贵州少数民族戏剧的生态阐发研究	(266)

参考书目

(276)

后记 在发展中保护并在保护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生态批评

与民族文学共同的未来	(286)
------------------	-------

上 编

贵州民族文学的精神生态系统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第一章

贵州民族文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论

第一节 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

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印度河谷孕育了先进和发达的哈拉帕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发展相当成熟，拥有复杂的排水系统，城区分为居住区和商业区，甚至还使用了统一标准的度量衡。然而，也就是公元前 1500 年，整个哈拉帕文明毁灭了。对于哈拉帕文明毁灭的原因，后世的科学家争论不休，但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其根源在于土地的盐碱化。

当时的城市极度依赖当地农作物的产量和农田的开垦量，然而随着印度河谷人口的大量增加，当时的人们过度开垦和灌溉直接导致了当地土地



盐碱化，最终河谷的居民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灿烂的文明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哈拉帕文明的湮没，是历史上因为人类活动导致大规模生态灾难较早的记录，直至今日，土地盐碱化依然是印度河谷主要的生态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惨重的灾难。自然灾害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往往都是人类最惨痛的记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惨痛的记忆，自然被赋予了桀骜、狂野、残暴、神秘等令人畏惧的形象。

人类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浸漫在人类的远古时代，长久找不到答案的人类也根据自己的情感赋予了自然人的性格和神的外衣，并通过文学艺术对于人与神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做出了记录。虽然这些记录不能作为可靠的信史来看待，但是，从神话传说史诗到故事和歌谣乃至文人作品，这些世代传承的文学艺术比信史更为生动和传神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史。

同时，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把战胜自然作为了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和标志。从神话时代到农耕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和薄弱，因为人力难以战胜自然，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寄托在能够战胜自然的拥有神力的英雄身上。这样的历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封建社会，直到进入工业时代，其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史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自然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祇，而仅仅是可以改造和利用的资源。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程度越高的人群，对自然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里有一个鲜明的事例：公元2003年伊朗巴姆地震造成2.6万人死亡，但是相近级别的地震，在近100年前的1908年，美国旧金山地震的死亡人数却少得多，约有3000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程度决定不同国家和民族在面对灾难时得到的不同结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走得太快，人类迫不及待地要改变千百年来在自然面前谨小慎微的态度，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能够掌控和役使自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20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即使只算纪元后，这个时代也仅仅是2000年历史的二十分之一，但是在这二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人类全方位地超越了过去所有的时代。很快人们也发现，进入20世纪以来，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自然灾害，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原因导致的，还有的是人类直接制造的，并且呈现出一种工业文明越发达，造成的灾难越惨重的案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然而，在西线战场上，却爆发了一场导致5000万至1亿人丧生的流行性感冒，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如果将这场可怕的流感视为工业程度极高的20世纪灾难的开端的话，可以发现，这场流感的爆发和“一战”，也就是人类工业经济的重大成果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长期连续作战，使战场上的士兵免疫力大幅度下降，感冒病毒才得以迅速地传播，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病毒乘坐飞机、火车和轮船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快速地扩散到了整个世界，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工业技术高速发展的集中体现，隆隆的炮声也把西方人自工业革命后征服和奴役的核心价值观发挥到了极致，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完全被这场战争裹挟着涌向一个更加纷乱、更加难以控制的河道，最终造成河道的淤塞并在20年后以破坏力和影响力呈几何数字递增的历史大爆炸。

1931年，中国黄河决堤，造成河水泛滥，淹没数百座村庄和城镇，覆盖约10.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次黄河泛滥带来了超过300万人的死亡。自古黄河多水患，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年份有543年，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水波及范围西起孟津，北至天津，南抵江淮，泛区涉及黄淮海平原的冀、鲁、豫、皖、苏五省25万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也带来了无数次惨重的洪灾。如果对黄河洪灾的历史进行追问，可以发现，这与人类活动同样密切相关：黄河水患的根源在于泥沙淤塞河道、抬高河床，而黄河的泥沙，90%以上都来自中游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人类活动改变了一条河流，也改变了自然的历史。

1934年，美国西部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黑色风暴。由于开发者对土地资源不断开垦，对森林不断砍伐，致使土壤风蚀严重，连续不断的干旱，更加大了土地沙化现象。在高空气流的作用下，尘粒沙土被卷起升入高空，形成了巨大的灰黑色风暴带。风暴整整刮了3天3夜，形成一个东西长2400千米、南北宽